

给老母亲过寿

○程斌

母，便辍学持家，以稚嫩肩膀撑起家门，抚养弟妹妹长大成人。

1988年，我升入高中，眼界渐开却心生自卑。同窗家境优渥，衣着光鲜，而我身着母亲手缝的粗布衣裳、手工布鞋，难免局促，甚至埋怨父亲没本事。如今想来，那句无心之语，深深刺痛了倾尽所有的父亲，父子二人一度冷战。

母亲常叮嘱：“我和你爸再苦再累都甘愿，就想供你们读书成才。”我铭记奶奶的勉励，也深知父母苦心。为凑大学学费，父母卖掉一千二百斤小麦仍不足，又四处奔走借贷，那份艰难，至今历历在目。

正是亲人的默默付出、母亲的日夜操劳，支撑我从乡村农家，走进大雁塔下的象牙塔。

常年重劳拖垮了父母身体，二人皆患慢病，需常年服药。可家境拮据，他们舍不得医治，硬生生扛着病痛。母亲一边照料父亲，一边操持家务、下地劳作，形销骨立，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深夜醒来，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物的身影，父亲突发鼻血喷溅满墙的场景，是我心底最深的痛，也是血脉里最沉的爱，刻骨铭心，从未淡忘。

2017年11月27日，本是满怀期许的日子。我们兄妹商定，送父母赴海南三亚，探望母亲的小舅，顺便度假休闲，之后前往深圳过年。上午，妹妹便订好机票，只待父母启程。

可天有不测风云。午饭后，母亲陪父亲村口散步，岁月静好。下午一时，母亲暂离取咸菜，留父亲独自在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父亲未留一言，猝然离世，享年七十五岁。母亲闻讯哭昏在地，

出了他天真调皮的内心？对作者性格特点与作品的相互映衬，是读“熟人书”最贴心的一种乐趣。你仿佛不是在与一本书对话，而是在与一个活生生的人，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无声的恳谈。你理解他的执着，会心于他的幽默，有时甚至能从他偶尔的闪烁其词或欲言又止里，触到他内心深处那一点淡淡的脆弱与忧伤。这时，书便不再是“它”，而成了“他”或“她”，成了一位你可以坦然

我们温馨的家，瞬间塌了天。

父母相伴近五十年，相濡以沫、恩爱和睦，我从未见他们红过脸、吵过架。自懂事起，便见母亲日日悉心照料奶奶：清晨打理起居，烧水泡茶，为久病的奶奶擦洗身体，日复一日，直至奶奶离世。他们携手渡难关，养儿育女，父亲骤逝，让母亲一度郁郁寡欢。我请了年假回乡陪伴，弟弟也放弃货运生意，专心照料母亲。

父亲离世的四十九天里，母亲夜夜难眠，垂泪自责：“是我没照顾好你爸。”可我们都懂，这只是无奈的意外，与她无关。

自此，为母亲过生日，成了我们兄妹刻在心底的执念。从一张贺卡、一句祝福，到成家后置办寿宴，只想弥补她半生辛劳。母亲一生节俭，总怕麻烦亲友，屡屡推脱，可我们深知，含辛茹苦一辈子的她，值得所有温柔与热闹。去年八十大寿，亲友齐聚，母亲笑眼弯弯，却又红了眼眶，念叨着父亲未能亲眼所见，那份深情，从未遮掩。

丙午马年，母亲八十一岁寿辰，我们小范围相聚，宴席简单，却温情满满。席间，我与弟弟同时举筷，为母亲夹上第一道菜，母亲轻声道谢，逗得晚辈们笑语连连。我却心头一热，这份家人间的礼貌，从不是客套，是父母言传身教，刻在血脉里的感恩与尊重。

母亲这一生，隐忍善良、心怀感恩，永远体谅他人，唯独委屈自己。历经半生苦难，却始终温柔坚韧，以瘦弱肩膀撑起家庭，把亲情与善良，种进每一个晚辈心底。她的付出，众人铭记，她早已是家族的精神纽带，是晚辈们最敬重的长辈。

相对、倾心交谈的故交。如一位朋友写家人之情：“给女儿包饺子……女儿怎么劝，我们都舍不得吃一口……女儿噙着泪，低头把面前的东西全吃了。”用非常生活化的语言，将亲人之间的亲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另外一个朋友写关于农村夜晚的情景：“室内的恐惧，是一种被隔绝被孤立的恐惧，而旷野的恐惧，则是一种无遮无拦失去防护和依赖的恐惧。”用另外一种笔触生动描绘了农村的一个侧面。某网友点评陶渊明的诗：“二分卧龙豪气，一分离骚诗情。”这样解析，可能会把陶渊明引为知音吧。将作者自身的豪气展露无遗。

龙首文苑

手心画

2026年5月11日 星期一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艺术报

诗歌苑

煤的印象（外三首）

○亚东

一缕习习的微风掠过山岗
栖息在你舒缓的臂弯
不再舞动
一枚飘零的种子
落在山凹
扎入贫瘠的泥土
发芽生根
我们着装一起走进亿万
年的幽深
让一颗星在头顶跳跃
引领岁月的里程
年复一年
周而复始

从天高云淡的白昼
踏入夜晚闪耀的群星
对于矿工来说
不过是一步之遥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
我们遥远的家乡
那一片亮丽的万家明灯

矿工

这儿很清静
阳光无语地灼烫着蓝天
马儿奔跑在原野
羊儿行走在崖畔
青春的你站立在风蚀的
岩石上
用双手托起沸腾的矿山

这儿很清静
白云轻轻地抚摸着月光
树儿在天边摇曳
草儿在脚下生长
忙碌的你穿梭在厚厚的
煤层间
采掘出时间的温度

这儿很清静
夜的矿山笼罩在路灯下
车儿减缓了速度
风儿放慢了脚步
你早已沉沉地睡去
鼾声是矿山明快的节奏

地上的季节变换着岁月的
容貌
井下的寒冷沉淀着生命
的浮躁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在这平凡的日子里

是你用厚重的黑色人生
把地平线上的世界照亮

煤

山高水长
沟壑纵深
走过被覆盖的时间
每一个足迹
都留下物种进化的印痕
黑色的煤啊
我们膜拜你
因为对火的图腾
让亿万年前那一抹流淌
的绿意
点亮都市繁荣

我们的胸怀
豪放跌宕
因为追求光明
不必理会年轮的曲折与
漫长

我们的肩膀
厚实过岩墙
谈笑间
每一条巷道都为之爽朗

在历史的纵深处

用岁月的笔锋
雕刻出
矿工的人生

神木

捧着细沙
捧着红柳
捧着毛乌素
我的心如涓涓溪流
被柔软的月光亲吻
月光如练
缠住沙柳枝
缠住思念
缠住一曲信天游
迟迟不肯离去
你停留在我的眼睛里
像一颗星
驻足在石砾的夜空
像一片石
砥砺在窟野河水中央
像一缕阳光
温暖着我的灵魂
你是我生命中
抹不去的火焰

为母亲庆祝了八十一岁寿辰。
年过半百，我与妻子在省城生活近三十年；妹妹一家远在深圳打拼；唯有弟弟、弟媳留守故土，朝夕陪伴母亲。我们兄妹三人天各一方，可母亲的生日，是我们坚守三十年的约定。这个约定里，藏着秦岭北麓、关中平原上，一个普通家庭的苦难与坚守，流淌着血脉亲情，延续着耕读传家的家风。

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中农村满目清贫，我家更是村中最贫寒的一户。兄妹三人年幼，父母整日在生产队劳作，迎日出、送日落，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辛劳，只换得微薄工分。母亲守着两亩自留地，种菜耕耘，独撑全家生计，日子捉襟见肘。

我读高一那年，急需五十元学费。向来倔强的父亲，从村西走到村东，挨家借钱，最终只凑得十元。比我小四岁的妹妹，初三刚毕业，便瞒着我，毅然弃学，随三伯父、三伯母远赴深圳纸箱厂打工，只为成全我的求学路。

放假归家，不见妹妹身影，母亲哭着道出真相。父亲一遍遍宽慰，有哥嫂照料，无需挂念。此后每月，妹妹准时寄回工钱，家书只报平安，从不提每日站立十余小时的辛劳，不说在外受的委屈，不提手指磨破、寒冬皸裂的苦楚，更不自己啃馒头、就咸菜的省吃俭用。这些心酸，皆藏在写给我的家书中。

我曾问母亲，家境如此艰难，为何非要供我读书。母亲神色严厉却语气温柔：你爷爷曾是家族掌柜，家道中落后，四十岁早逝，奶奶守寡拉扯七个孩子。父亲自幼爱读书，却因家道中落半途辍学，读书成才，是他一生心愿。而母亲，十三岁丧



墨耘·曾广闲专栏

读熟人书（5）

○墨耘

如，你看作者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的叙事，是否像极了他快意恩仇的性格特点？再如，他论述某观点时的煌煌大义、透彻说理，和他平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特点是否相似？再如，那字里行间几句无关宏旨却趣味盎然的闲话，是否映照

靖边县城的什字街

○王世华

我的中学时代，靖边县城的什字街，既是一个自然的街区，也是老师教育学生，走好人生十字路口必举的例子，在我的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周六晚上看完电影，我们住宿生与县城的同学一起走至什字街，借着路灯的昏黄光线，打过招呼后，望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背影，住宿的同学一起回学校宿舍就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还比较浓厚，男女同学间很少单独交流，什字街也就成了同学、队友（田径队）们看完电影分手的地方，同学们在路灯下的脸庞和影子长驻我的心房。

什字街，靖边县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繁华的街道，也是全县群众最心仪的地方。然而什字街的建筑一式平房（县城只有中学图书馆和国营旅社两栋二层楼）。那个年代，县城的电由电厂柴油发电机输给，路灯是普通钨丝灯泡，灯光昏黄暗淡。

那时，什字街最吸引人又使人难受的是几家香味扑鼻的食堂（当时对饭店的称谓）。中学生囊中羞涩，家里带的伙食费需精打细算开支，国营食堂岂敢经常光顾，但有两次记忆深刻，一次是父亲外出路过县城，带着我享受三毛钱一碗的肉粉汤，一次是外地工作的叔叔探亲时请我们几个晚辈学生吃饭。学生们偶尔去集体食堂，买两毛钱一碗的素粉汤改善生活。集体食堂有两家，一家稍大，名为“工农兵食堂”，经营当地特色小吃，学生们多去工农兵食堂喝五分钱一碗的

醪糟糯米。一家较小，只有两间平房，四名老年员工经营，没有挂牌，被群众称为“老汉食堂”；食堂经营猪下水，有猪头肉销售，当地人称为“脑”，故也称之为“卖脑部”。老汉食堂白天准备，晚上经营。我们早上出操长跑，就会看到什字街一隅的老汉食堂员工点燃打饼的炉火，煤烟笼罩在整个什字街的上空。晚上客人们进入食堂，询问身体发胖的售票老人（当时胖子不多）有什么饭，就会听到自豪、戏谑、慢条斯理、千篇一律的回答：没好的，就那猪肉拌面。是的，猪肉拌面条，在那个年代应该是上等的饭菜了。

当年个体商户不多，有出售瓜子、自配“香蕉水”的小卖部。香蕉水装在大小不同的玻璃杯中，上面盖块自裁的方玻璃，由小至大，价格分别为一分、三分、五分不等。星期天，学生们到什字街，只能买一杯香蕉水和一合（量具）瓜子，消渴解馋；银匠部只一名师傅，兑换和加工首饰，生意萧条；只有一部脚踏蹬牙机、一名老技师的镶牙部，座落在什字街，格外引人注目；县城唯一的照相馆，是什字街的高技术门店，只有一间房子，挂一块布景，摄影师忙着给进进出出的男女老幼顾客摄影，独门经营，生意兴隆。也有少量摆地摊的商户，出售诸如凉粉、瓜子、水果、蔬菜等商品。

什字街最热闹的，要数每年农历的“七月会”（物资交流会）了。四村八乡的农民带着自己的农产品，在什字街叫卖。大女子、小媳妇，身穿一年四季很少穿着的亮丽衣服，进城“赶会”，看一场戏，照

一张相，买二尺做鞋用的条绒布，在什字街看看热闹，品尝各乡的土特产，展示着劳动光荣和健康的美丽，尽显那个时代女性的风姿绰约。

重大节日，什字街区是秧歌队表演的重要地点，各路队伍都要经过、表演。我们参军的那年新兵起运，乃正月十六，中学的秧歌队载歌载舞，锣鼓阵阵、唢呐声声、红旗飘飘，把运输新兵的车队送过什字街，送到县城外。车队行驶缓慢，在什字街的路灯处，昔日的同学、队友，从车窗给我塞进笔记本以作纪念，扉页上还写着青涩的祝愿……带着对家乡的依恋，带着亲人的嘱托，带着父老乡亲的祝福和期望，带着什字街分手的同学、队友的希冀，我走进了军营，走过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开始火热的戎旅生涯。

四十多年后的一个夜晚，我回到家乡，又一次来到什字街，睹物思人，当年的课堂、操场、影院，一个个同学、队友在什字街路灯下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庞、影子，在脑海中活灵活现。县城数倍扩大，什字街虽然失去了昔日县城中心的光环，但周围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小吃街一字排开，各类特色小吃丰富多彩，香味四溢。尤其是人们的穿着打扮更讲究了，衣色款式各异，风度翩翩；偶有微醺者结伴经过，彰显着这座城市群众的生活特点和嗜好。巡视一周，只有当年的副食公司门市部，不知何故没有拆迁，门面上用水泥制作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字迹，历经风雨，红漆早已褪去，色泽斑驳，但仍依稀可辨。